

葡語文學在澳門

張 雁

[提 要]四百多年的開埠史，讓澳門成為不少葡萄牙文人墨客流連吟詠的東方樂土。這一篇篇的文學暢想是否如安德魯蛋撻那樣成為澳門人的集體意識？本文在考察澳門人（包括華裔及土生族群）對於葡語作家及其作品的瞭解與認識的基礎上，力圖發掘葡語文學在澳門的傳播脈絡，探討葡語文學與華語文學之間的互動演進，進而凸顯葡語文學在澳門文化發展歷程中的座標和作用。

[關鍵詞] 葡語文學 澳門 傳播與接受

[中圖分類號] I209.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3) 01 - 0079- 08

作為昔日大航海時代的霸主之一，雖然葡萄牙征服者的船隊早已不復出現在世界各地的海岸線，但目前仍然有葡萄牙、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比紹、佛得角、聖多美和普林西比、東帝汶和澳門等國家和地區的逾二億人講葡萄牙語，延續著葡萄牙文化與其他族群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交融、衍生與發展。

自十六世紀末葡萄牙人踏海而來，葡人與華人共同在澳門開埠定居，經商勞作，生生不息。時至今日，這座小城已經擁有五十六萬人口，其中能講葡萄牙語的居民約佔 2.4%，^①雖然使用葡語的總人口數和百分比都不算多，但仍然毫無疑問地參與塑造和彰顯著這座城市所特有的景緻與情懷。沿著漫長的葡語海岸線，文化之蚌蘊生文學之珠。四百多年的開埠史和交流史，便在澳門——這瀕海一隅的小城孳生了一道獨特而亮麗的葡語文學風景線。

一、文學的移植與共生

澳門的自然與人文特質注定了葡語文學最早的外來屬性。開埠早期，來自葡國的文人墨客士兵商販往往是以旅行者或探險家的身份在澳門短暫居停，僅留下數量稀少的生活紀錄和行跡報告，卻也給澳門葡語文學的萌生與發展提供了可能與先機。澳門的葡語文學紀元是由葡萄牙詩聖賈梅士（Luís Vaz de Camões）親自開創。在 1553 ~ 1568 年之間，賈梅士曾來到澳門居住了一段日子，在這期間他不僅構思了葡語文學的巔峰之作《葡國魂》（*Os Lusíadas*，又譯作《盧濟塔尼亞人之歌》），還留下了著名的賈梅士洞供後人憑弔瞻仰。^②賈梅士在詩中記下了他對於澳門、

對於中國的美好描述與無限嚮往：

看那便是名喚占婆的海岸，/茂密的大森林裡香木參天，/交趾支那就像是一個謎團。/還有那世人不諳的南海灣，/就在這裡屹立著中華帝國，/從北迴歸線到寒冷的北極，/全部歸屬她那遼闊的幅員。

你看那麼難以置信的長城，/就修築在帝國與帝國之間，/那驕傲而富有的主權力量，/這便是確鑿而卓越的證明。/它的國王並非天生的親王，/更不是父位子襲世代傳遞，/他們推舉一位位仁義君子，/以勇敢智慧德高望重著名。

——《盧濟塔尼亞人之歌》^③

開埠之初的一個半世紀是澳門經濟的繁榮時期，也是葡萄牙文化和天主教文化在澳門發展的鼎盛時期。但入清之後，由於清政府實行嚴格的禁教令及海禁政策，並不斷強化管理，致使澳門對外貿易大減，城市經濟遭受重創，城市文化日趨衰落。據1745年的教堂記錄，當時澳門有5,212名天主教徒，來自葡國本土的葡萄牙男子僅有90人，大部分都是葡印、葡馬、葡日以及葡中混血兒。^④在這種情況下，葡語文學顯然難以扎根壯大。此期間，葡萄牙浪漫主義文學的先驅博卡熱（Manuel de Barbosa du Bocage）曾於1789年10月至1790年3月來到小城，不到半年的澳門生活經驗讓博卡熱悲嘆不已：

一個無權的政府，/一位某某主教先生，/一批幽居貞節的修女，/三座修道院，五千個/不夠虔誠的土生男女和中國天主教徒。/一座十年如一日的教堂，/十四名身無分文的神甫，/到處都是貧困，到處都是卑賤的女人，/僅有百多個葡萄牙人住在一個不清潔的城牆裡。

六座砲台，一百個士兵，一面鼓，/三座用木頭來裝飾的教堂，/一個無起訴人的宗教裁判庭。/兩所修院，其一破壞不堪，/一所享有無上權力的議事庭，/葡萄牙在澳門就剩這麼多啦！

——《一個無權政府、一位某某主教先生》^⑤

十九世紀尤其是鴉片戰爭以來，伴隨著葡萄牙政府對於澳門的管轄權最終為《中葡友好通商條約》所確認，數百年的經營終於讓葡萄牙人獲得了“永居澳門”的權力，而此時，隨著居澳葡萄牙人和土生葡萄牙人數量逐漸增加，葡萄牙人對澳門的墾殖也不斷擴大加深，葡語文學亦隨之探根因應這塊異文化的土地，並茁壯成長。

在這時期的葡語作家中，庇山耶（Camilo Pessanha）的創作尤其值得注意。1894年4月，27歲的庇山耶從葡萄牙遠渡而來，在澳門展開新的生命體驗和文學旅途。庇山耶不僅學會了廣東話，而且認真地翻譯鑽研中國文學作品，他認為中國文學“具有美的魅力，……特別是為思考人類普遍的境況拓展了廣闊的精神空間”。^⑥葡中文化的雙重體驗激盪著作者的創作靈感與文學天賦。1914年9、10月間，庇山耶先後在《進步月刊》（O Progresso）翻譯並解釋了《八首中國輓歌》（Oito Elegias Chinas）；隨後的1915年，他在《人馬魔》（Centauro）雜誌上發表了15首詩，並於1920年在里斯本集合出版為《滴漏》（Clepsidra）。在庇山耶的詩集中，“在路上”、“該上路了”、“我又獨自上路”之類的句子屢見不鮮，充分展現作者對於漂泊者身份的固守。而在《人生的旅程》中他寫到：

我流浪的異國他鄉還在遠方，/藍色海洋的波浪啊，把它吞沒吧。/我啟程之後，/
不知要飄向何方。/人生的旅程，是由誰來劃定？^⑦

生命的漂泊無依與前路的渺茫不定成為詩人心中揮之不去的陰翳，無根的遊子在面對無垠的

海洋時，早已沒有了昔日祖先們的霸氣與豪情，僅餘下殖民主義時代晚期的憊乏與茫然了。

進入二十世紀，葡中兩國雖皆迭經政治的風雨洗禮，但葡語文學在澳門這塊土地已經深深扎根，除居澳葡萄牙人的大量文學創作之外，孕育多時的土生文學也開花結果，成為葡語海岸線上一道獨特的文學風景。土生作家作品主要有江道蓮（Deolinda da Coneição）的《旗袍》（Cheong Sam）、李安樂（Leonel Alves）的《孤獨之路》（Por Caminhos Solidários）、阿德（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的《澳門，受祝福的花園》（Macau, Jardim Abençoado）、飛歷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的《南灣》（Nam Van: Contos de Macau）、《大辮子的誘惑》（A Trança Feiticeira）和《愛情與小腳趾》（Amor e Dedinhos de Pé）、晴蘭（Fernanda Dias）的《寫在紙上的歲月》（Horas de Papel）、馬若龍（Carlos Marreiros）的《一日中的四季》（As 4 Estações do Dia）以及飛文基（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的一些劇本。由於土生作家本身都是兩種以上文化的載體，因此，他們一方面關注自己“澳門之子”的文化身份，吟唱著自己對於澳門深深的愛戀與皈依：

永遠深色的頭髮，/中國人的眼睛、雅利安人的鼻樑；/東方的脊背，葡國人的胸膛，
/腿臂雖細，但壯實堅強。/思想融匯中西，一雙手/能托起纖巧如塵的精品，/喜歡流
行歌但愛聽 fados，/心是中國心，魂是葡國魂。/娶中國人乃出自天性，/以米飯為生，
也吃馬介休，/喝咖啡，不喝茶，飲的葡萄酒。/不發脾氣時善良溫和，/出自興趣，選
擇居住之地，/這便是道地的澳門之子。

——李安樂《澳門之子》^⑧

我們的澳門、聖地，/是一個備受祝福的花園/那兒更佈滿美艷的鮮花，/傳遍優美的
歌聲。/幸福健康的花兒，/因主之名我們種植她/我們的祖先更以他們的淚珠/來澆
灌花兒，使她們光亮柔媚。

——阿德《澳門，受祝福的花園》^⑨

另一方面，在他們的作品中，也較多反映葡、中兩個民族在意識和心態上的碰撞、交匯與融合，如曾獲得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 1950 年百花詩文學獎的飛歷奇《疍家女阿張》、《鏡海垂釣》和江道蓮《西洋鬼》、李安樂《疍家女之歌》等，均展現了土生作家對於異質文化交融的獨特體驗和生命感受。飛歷奇《疍家女阿張》中，作者敘述了“澳門號”砲艦上的水兵曼努埃爾與疍家女阿張的愛情故事。溫柔、善良、沉默的阿張喚醒了曼努埃爾這個在世界各地漂泊的浪蕩水手對於美好情感的嚮往與渴求，兩人並在共同撫養女兒梅來的過程中建立了更加深厚的情感。梅來，這個“土生”女兒，其本土性的存在正彰顯了澳門作為中葡文化交融之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歷史與現實。江道蓮的《西洋鬼》一文亦借受到“西洋鬼”幫助、免遭飢餓寒冷之苦的澳門底層民眾所說出的“老天爺保佑這些‘西洋鬼’住得久一點吧！”之語，展示了在漫長歲月中澳門不同族群共生共存的人文景觀。當然，土生葡人作家也看到了作為混血兒，在經歷了文化交融後所必需面對的後文化困境，如飛文基的劇本《西洋，怪地方》和《曼奴畢都去西洋》均演繹了一個因為語言和習俗差異而導致的身份和文化隔膜的故事。《曼奴畢都去西洋》講述土生葡人曼奴和一家大小從澳門帶著豬皮、髮菜、木耳等土特產興沖沖去葡萄牙定居，結果卻因語言差異被里斯本海關人員誤認為是違禁物品，因此受到了歧視和刁難。在“最好還是回澳門吧！”的嗟嘆聲中，土生葡人的文化困境彰顯無遺。

由上可見，由於土生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感情發生的背景及時間均定位於澳門這一特殊地區，呈現中西文化互相滲透交融的歷史印記和文化蘊涵，因而在情節安排、藝術技巧和語言特色上均展示出與伊比利亞半島及拉美、非洲的葡語文學不同的風格及特色，而這些都毫無疑問地豐富和深化了葡語文學的美學內涵與藝術追求。

二、文學的譯介與研究

雖然有著優越的天時地利，但由於前澳葡政府在行政、教育及語言文字推行政策上的缺失，^⑨使得澳門 90% 以上的華人居民不諳葡語，而較熟習葡語的人士又對中文尤其是中文寫作並不熟悉，因此，數百年來，葡語文學始終難以在佔澳門社會主體成分的華人群體裡取得共鳴。在這種情況下，首先關注到澳門葡語文學發展的學者多為葡人和土生葡人，如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即在編輯《澳門書目》（Bibliografia Macaense）的過程中對葡語文學著述及其在澳門的出版發行進行了初步的整理；白姐麗（Graciete Nogueira Batalha）則在《號角報》（O Clarim）、《澳門新聞》（Notícias de Macau）、《消息日報》（Diário de Notícias）等葡、澳報刊雜誌上先後發表了有關葡語文學及澳門葡語文學的研究文章，如《澳門土生文學》（Literatura Macanese）^⑩、《澳門的傳統詩學》（Poesia Traditional de Macau）^⑪等，梳理並評述了澳門葡語文學的發展軌跡與藝術特色；卡洛斯·桑托斯（Carlos pinto Santos）和奧蘭多·內維斯（Orlando Neves）合編的《遙望中國》（De Longe à China: Macau na historiografia e na literatura Portuguesas）^⑫所收作品亦涉及澳門葡語文學研究，皆可謂澳門本土葡語文學研究的發軔之作。

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隨著國內對葡語文化研究的開展，葡語文學開始受到關注。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門文化學會、葡萄牙古本江基金會、東方葡萄牙學會先後合作在內地和澳門出版了安東尼奧·若澤·薩拉伊瓦的《葡萄牙文學史》、卡蒙斯（即賈梅士）《卡蒙斯詩選》、《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等，推動了華語地區停滯已久的葡語文學研究。隨著一批通曉葡語的內地學者如李向玉、崔維孝、李長森、吳志良、金國平、姚京明等人先後來到澳門，大量葡語文獻的鉤稽排比、整理出版也帶動了葡語文學在澳門的翻譯、推廣與研究工作，如崔維孝所譯《使命》（A Missão）^⑬、《文杜拉先生》（O Senhor Ventura）^⑭、《薩·卡爾內洛短篇小說集》（Contos Azuis）^⑮和《南灣——澳門小說集》^⑯，姚京明所譯《葡萄牙現代詩人二十家》^⑰等等。

九十年代，因應澳門回歸的文化呼喚，在葡萄牙古本江基金會、東方基金會、東方葡萄牙學會、澳門文化司署（局）等機構的贊助下，一批批優秀的葡萄牙人包括土生葡人的文學作品被逐譯為中文，其中最為著名的莫過於九十年代中期由澳門文化司署和花山文藝出版社合作翻譯出版的“葡語作家叢書”：

- 《馬亞一家》（上、下），埃薩·德·蓋羅斯著，任吉生、張寶生譯
- 《聖遺物》，埃薩·德·蓋羅斯著，周漢軍譯
- 《巴濟利奧表兄》，埃薩·德·蓋羅斯著，范維信譯
- 《大辯子的誘惑》，飛歷奇著，喻慧娟譯
- 《愛情與小腳趾》，飛歷奇著，喻慧娟譯
- 《兩姐妹的愛情》，儒里奧·迪尼斯著，陳鳳吾、姚越秀譯
- 《英國人之家》，儒里奧·迪尼斯著，陳鳳吾、李均報譯
- 《痛苦的晚餐》，路易斯·德·斯塔烏·蒙泰羅著，陳鳳吾譯

《男兒有淚不輕彈》，路易斯·德·斯塔烏·蒙泰羅著，孫成教、王鎖瑛譯
《索菲亞詩選》，索菲·安德雷森著，姚京明譯
《短篇小說範例》，索菲·安德雷森著，崔維孝譯
《一個天使的墮落》，卡米洛·卡斯特羅·布朗庫著，王鎖瑛譯
《惡與善及其它小說》，多明戈斯·蒙特著，孫成教譯
《新生》，埃烏熱尼奧·德·安德拉德著，姚京明譯
《滴漏》，庇山耶著，陳用儀譯
《旗袍》，江道蓮著，姚京明譯
《修道院紀事》，若澤·薩拉馬戈著，范維信譯
《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選》，孫成教選譯

稍後，澳門文化局、東方葡萄牙學會、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合作翻譯出版了“康乃馨譯叢”之“文學系列”：

《毀滅之戀》，卡米洛·卡斯特羅·布朗庫著，王鎖瑛譯
《火與灰》，馬努埃爾·達·豐塞卡，范維信譯
《首都！》埃薩·德·蓋羅斯著，陳用儀譯
《盲人的峽谷》，阿爾維斯·雷多爾著，吳志良、呂平義、孫成教譯
《邊界小村》，米格爾·托爾加著，范維信、蔚玲、李小玉譯
《還魂曲》，賈樂安著，喻慧娟譯
《貓》，菲阿略·德·阿爾梅達著，劉正康譯
《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著，王鎖瑛譯
《葡萄牙民間故事選》，黃微憲編選

里斯本和澳門本地的文化機構和團體如賈梅士學會、澳門葡文書局、葡人之家協會等亦對葡語作家、葡語文學在澳門的推廣貢獻良多。向以“倡導葡萄牙語言和文化”為宗旨的《葡萄牙語文學文化雜誌》（*Revista de Letras e Culturas Lusófonas*，由葡萄牙賈梅士學會主辦）每期均有中文節選本在澳門發行；在澳門相關文化機構的支持下，1994年何東圖書館迎來了首屆葡中詩人的詩歌朗誦會；199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若澤·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曾於1997年到訪澳門參加《修道院記事》的中文版發行儀式；1997年澳門大學舉辦了“澳門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1999年世界詩人組織在澳門舉辦了“紀念世界的詩人賈梅士研討會”；2002年，葡語文學翻譯專家范維信和陳用儀專程來澳門參加了若澤·薩拉馬戈《失明症漫記》的中文版發行儀式和研討會；著名土生作家飛歷奇的小說《大辯子的誘惑》還於1996年在澳門被拍成電影，並榮獲中國第19屆百花獎最佳合拍片獎和葡萄牙第25屆費格拉達福茲電影節特別大獎，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這些文化活動都毫無疑問地拓展和深化了葡語文學在澳門的傳播與接受。

由澳門文化局主辦的《文化雜誌》雖以澳門歷史及文化研究見長，亦是澳門地區葡語文學研究及推廣的重鎮之一。《文化雜誌》（中文版）自1987年創刊以來，在官龍耀、馬若龍和黃曉峰等學者的先後主持努力下，經常刊登一些伊比利亞半島和澳門本土葡語作家、作品的翻譯及其研究，涉及文學的篇幅佔刊面比例近10%，^⑩有力地促進了葡語文學在澳門的流傳和推廣。作品翻譯如多明戈斯·蒙特羅《歸》、飛歷奇《疍家女阿張》、帕特里科·康納《米格爾·托爾加短篇小說精選》、高戈《葡萄牙現代詩選萃》、阿馬羅《安娜·瑪麗亞·阿馬羅作品》、晴蘭《晴

蘭短篇小說》、馬若龍《玉墜》、庇山耶《中國輓歌》（〈中國文學〉——古詩〈中國輓歌〉庇氏葡譯及庇氏原注）等；作家作品研究如韋博文《塞薩利奧·維爾德》、魯晏賓《埃薩·德·克羅斯和他的作品》、若昂·雷伊斯《中文版的〈瑪亞一家〉》、維伊加·德·奧里維拉《卡米洛·庇山耶：詩人·法官·人》、王鎖英《由卡米洛·卡斯特羅·布朗庫代表作〈被毀滅的愛情〉聯想起中國的寶黛愛情》、馮非凡《葡萄牙小說巨匠米格爾·托爾加》、姚京明《葡萄牙現代詩歌輪廓》、若瑟·奧·薩埃布拉《澳門和葡萄牙詩人》^⑨等等。除此之外，《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三十一期還推出了“16-17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文獻選集”專輯，將葡語文學與中國歷史結合起來呈現在讀者面前，可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極大地拓展了中國歷史和葡語文學研究的視野。這些都毫無疑問地激發和促進了澳門本地華人學者對於葡語文學的關注與研究。

早期的澳門文學研究者對於本地葡語文學的研究多半僅限於對幾個著名作家以及零星作品進行描述式的介紹或影像式的掃描，較少結合歷史與文化去深入探析作品背後所隱藏的社會基因與族群密碼，而隨著越來越多的葡語文學作品和歷史文獻被逐譯呈現在中文讀者面前，葡語文學在澳門的獨特發展軌跡和形態也漸趨醒目，澳門本地的華人學者便迅速地將澳門葡語文學納入了自己的研究範圍，將之視為澳門文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對之展開了全面深入的梳理與探討。如李淑儀《十六到二十世紀澳門葡語文學的探索與研究》即全面回顧並梳理了澳門從開埠至回歸四百多年的葡語文學發展史，討論並分析其間曾經在澳門生活過的葡語作家如平托、賈梅士、博卡熱、亞爾隆索伯爵、庇山耶、恩索、德桑布魯諾及土生作家群的創作歷程與藝術特色。李文並整理了“十六到二十世紀澳門葡語作家作品索引”，頗見功力，極大地方便了後繼研究者。

最令本地華人學者感興趣的葡語文學無疑是自二十世紀中葉開始嶄露頭角的澳門土生文學。土生文學的身影，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伴隨著社會、歷史及語言學家對於土生葡人社群歷史、文化、語言研究的拓展深化和葡語文學翻譯的蓬勃發展而呈現在研究者的學術視野中的。^⑩正如長期在《文化雜誌》任職、熟悉澳門文學發展的黃曉峰所言：“如果看不到土生葡人文學的活生生的存在，或者把它們摒之於‘澳門文學’之外，那真是一種有眼無珠的‘天朝心理’的劣根性在作怪了。”^⑪除久負盛名的飛歷奇、江道蓮等人的作品外，一批少有人知的土生作家及其作品也被翻譯整理出版，如汪春、譚美玲《澳門土生文學作品選》即收錄了李安樂（Leonel Alves）、阿德（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等二十多位土生作家的五十多篇詩歌、散文、小說和戲劇，較全面系統地展示了澳門土生作家的文學風貌與藝術特質。隨著土生文學的翻譯和整理出版，土生文學的語言風格、美學追求、身份意識、文化體驗和歷史印記開始得到了較為廣泛深入的討論和探析。研究者們或從土生族群的文化身份和澳門的城市特質入手探討土生文學總體的文化內涵和美學特色，描述土生文學在葡中文化雙重櫛沐下所習得的邊緣性、包容性和開放性氣質，如黃曉峰、劉月蓮《寫在澳門文學的邊緣——澳門土生文學論略》^⑫，汪春《澳門的土生文學》^⑬、《論澳門土生文學的文化身份》^⑭、《澳門之子——從土生土話話劇看土生文學的文化身份》^⑮，莫羲世《二十世紀澳門土生葡人小說研究》^⑯和崔明芬《澳門土生文學創作中“根”的意識》^⑰等；有的則致力於在文本細讀中發掘土生作家及其作品獨特的人文情懷、人物形象、藝術技巧和語言特色，如劉月蓮《澳門土生文學的兩個文本》^⑱、郭濟修《飛歷奇小說研究及其它》^⑲、汪春《美麗的疍家女——土生文學中一道別樣的風景線》^⑳、譚美玲《試談〈長衫〉及〈施捨〉中的女性》^㉑、吳志良《土生詩人阿德》^㉒、鄭煒明《讀〈愛情與小腳趾〉》^㉓等等。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澳門本地的葡語文學研究中，很多研究者都通曉葡漢雙語。無可置疑，雙語的熟練掌握與運用會使研究更加地得心應手和切中肯綮，如汪春的一系列論文著述中即注意到了“帕萄亞語”（Patoa）在土生文學中的運用及其藝術效果。鄭煒明《澳門的土生文學、葡語文學與外語文學創作》^①和李淑儀《澳門當代華語詩人和葡語詩人文化心態比較》^②則在澳門多種語言文學創作的對比研究中，有力地凸顯了澳門獨特的文學景觀和文化景緻。這些都使得澳門本地的葡語文學研究更加豐富多元。

由以上對澳門本地葡語文學傳播與接受的初步考察，我們相信，隨著對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更加系統全面地展開，隨著越來越多精通葡漢雙語的研究者的加入，澳門本地的葡語文學研究將更加廣泛和深入。

三、結語

源於歷史與現實，回歸以來，澳門特區政府一直努力打造澳門成為中國與全球葡語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科技、文化交流的平臺，大力推行葡語培訓，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即在這一領域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回歸之後，將葡語作為日常語言的特區居民人數雖有明顯下降，但是報讀葡語培訓課程的人數卻不斷上升。據統計，1999～2007年間，參加葡語培訓的人數為23,558人次，中文（普通話及粵語）培訓的人數為22,500人次，英文培訓的人數為13,328人次，^③這也顯示了澳門本地民眾對於政府推廣葡語學習的響應和重視。但平臺的建立，並非僅僅只要求語言的準確對接，文化層面上的彼此了解莫逆於心更是難得的機緣，即所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④眾所周知，文學是各民族的認知、價值、情感、審美和語言等諸多因素的綜合體現，也是民族文化及其向心力、認同感的重要基礎。因此，文學的體驗，無疑就是文化領悟的一個極佳方式。

德國人恩格斯在談到法國作家巴爾扎克時，曾經這樣說，（從他的小說中了解到的法國歷史與現狀）“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裡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⑤澳門在建設經營中國與全球葡語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科技、文化交流平臺的過程中，在大力推行葡語培訓的過程中，不妨將葡語文學也作為推廣的一部分。如自1977年開始，每年6月10日為澳門的“葡國日、賈梅士日暨葡僑日”，澳門本地葡僑都會在白鴿巢公園向賈梅士石洞獻花並朗誦賈梅士詩作，澳門理工學院亦自2006年起每年都會舉辦葡語詩歌朗誦比賽等活動，讓普羅大眾在語言的學習中、日常的生活中多多體驗一些葡語文學的優美與葡語藝術的經典。文學的濡染、藝術的薰陶無疑將使澳門大眾對於葡語文化的理解更加全面深入，使這座城市不單只是中國南海的一顆耀眼明珠，還將成為葡語海岸線上一座熠熠奪目的燈塔。

①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1人口普查詳細結果》，詳見 http://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564633df-27ea-4680-826c-37d1ef120017/C_CEN_PUB_2011_Y.aspx 查詢時間：2012年6月1日。

② 關於賈梅士是否及何時到達澳門，學界還存在一定的爭議。筆者認為，作為葡萄牙偉大詩人，賈梅

士對後世葡語作家的影響無疑是持久且深遠的。

③ Camões, Luís Vaz de: 《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張維迎譯，澳門：東方基金會；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聯合出版，1998年，第十章第129～139節。

④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十八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

- ⑤轉引自李淑儀：《十六到二十世紀澳門葡語文學的探索與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0年，第53頁。
- ⑥⑦庇山耶：《滴漏》，陳用儀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石家莊：花山出版社聯合出版，1995年。
- ⑧⑨汪春、譚美玲：《澳門土生文學作品選》，澳門：澳門大學出版中心，2001年，第17、14頁。
- ⑩澳門教育學者劉羨冰概括澳門的葡語推廣現象為“三得”：官方對民眾不熱心的無奈只好“任得”，土生葡人享有充當語言中介的特權而“樂得”，居民在忍耐中尋找亞交流方式的“忍得”。馮增俊、黎義明：《澳門教育概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 ⑪ *Literatura Macanese*, Batalha, Graciete Nogueira. In *Notícias de Macau*. Lisboa, 29 Nov. 1979, p. 1979.
- ⑫ *Poesia Traditional de Macau*, Batalha, Graciete Nogueira. In *Macau*. Macau, (4) Ago. 1987, p. 40-43.
- ⑬ Santos, Carlos e Neves, Orlando. *De Longe à China: Macau na Historiografia e na Literatura Portuguesas*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1-2 Vol. 1988; 3 - 4 Vol. 1996.
- ⑭ Castro, Ferreira de: 《使命》，崔維孝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87年。
- ⑮ Torga, Miguel: 《文杜拉先生》，崔維孝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89年。
- ⑯ Mário Sá Carneiro: 《薩·卡爾內洛短篇小說集》，崔維孝譯，澳門：葡萄牙東方文化學會，1993年。
- ⑰ 《南灣——澳門小說集》，飛歷奇、李長森、崔維孝譯，澳門：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2003年。
- ⑱ 姚京明《葡萄牙現代詩人二十家》，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
- ⑲ 黃曉峰：《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文學記事》，南京：《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0年第1期。
- ⑳ 參見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二、四、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七、二十四及二十五期。
- ㉑ 此類土生葡人研究著作、論文如安娜·瑪麗亞·阿馬羅：《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金國平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3年；賈淵、陸凌梭：《颶風之鄉——澳門土生族群動態》，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5年；“‘澳門土生人’論文特輯”，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二十期；文德泉：《澳門土生葡人的來源》，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二十六期；劉月蓮：《蔚藍色文明與黃色文明的融合體——澳門土生葡人的來源與現狀》，北京：北京大學東方文化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1991年。
- ㉒ 黃曉峰：《澳門世紀末的文學幻想》，見黃維樑主編：《中華文學的現在和未來》，香港：護峰學會，1994年。
- ㉓ 南京：《江蘇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
- ㉔ 見劉登翰編：《澳門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
- ㉕ 江蘇蘇州：蘇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
- ㉖㉗㉘ 見程祥徽、鄭煒明主編：《澳門文學研討集——澳門文學的歷史、現狀與發展》，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1998年。
- ㉙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
- ㉚ 澳門：《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 ㉛ 澳門文學研討會會議論文，南京，1999年。
- ㉜ 郭濟修：《飛歷奇小說研究及其它》，澳門：澳門文化廣場，2002年。
- ㉝ 澳門：《澳門研究》，第十四期，2002年。
- ㉞ 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
- ㉟ 見余振等編：《澳門歷史、文化與社會》，澳門：晨輝出版社，2003年。
- ㉟ 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二十七、二十八期。
- ㉟ 張桂菊：《澳門語言狀況與語言政策》，北京：《語言文字應用》，2010年第3期。
- ㉟ 《周易·賁卦·彖傳》。
- ㉟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2～463頁。

作者簡介：張雁，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副教授、博士。

[責任編輯 陳志雄]